

人类·社会·风情图录丛书

生死之间

月亮山牯脏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徐新建 著



徐新建 著

生死之间

——月亮山牯脏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 汪维玲

装帧设计: 孙 璐

责任校对: 张谷年

丛 书 名 人类·社会·风情图录
书 名 生死之间——月亮山粘脏节
作 者 徐新建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2.625 (彩色 1.5 黑白 1.125)
插 页 2
印 数 1-10000
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
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3-01657-1/K·432
定 价 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1

去月亮山考察苗族牯脏节，是阳历1996年的年底。照阴历算是丙子年（即民间所说的鼠年）十一

月初。

我们一行从贵州省榕江县的八开进山。公路到此中止，全体只好徒步行进。出发这天正好是冬至。虽说是地处黔南与广西的交界地带，纬度比省会贵阳和云南的大理还低，应当算亚热带气候，可毕竟到了冬季，海拔也较高，感觉上还是有点冷。好在天晴，遇到了多日未见的明媚阳光。上路不久，爬坡上坎的，身上出了汗，大家都脱掉了笨重的冬装。

从自然地理的划分来说，月亮山属主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九万大山山系，地域面积上千平方公里；但在行政区划上，却分属于如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



月亮山坡连坡，林接林。



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四个县。主要居民为学者们所称的苗瑶语族，其中以苗族为绝大多数。

苗族是一个世代迁徙的古老民族，如今已成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跨境民族。据美国出版的《苗族杂志》1987年统计，北美的苗族有75650人，南美有1635人，法国有6000人，澳大利亚有350人，此外东南亚有750000人。当然最多的还是在中国。据1990年公布的统计数字，中国的苗族为730多万，是国内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。

苗族在贵州有368万多，占了其总数的一半多，堪称其主体所在。多年来，贵州还因苗族众多而有“苗疆”之称。尽管这样，在当地居住了若干世代的苗族仍没有完全把这里认同为自己的老家。他们总是不断地通过古歌和祭祀等追述着当年蚩尤大战后，其祖先跋山涉水南移和西迁的古老故事。在月亮山计划乡流传的一首叫做“无郎格另”的苗族古歌，就这样唱道：

古老古代我们（苗族这一支）的祖先居住在大海之滨，叫



月亮山上“坡顶田”

“能也望去”的地方，后来迁徙到（黔桂边境的）“能党乌党”。从此开始“阿牛”（吃牯脏）。

据汉文史料所载，贵州地区的苗民主要是因清朝鄂尔泰率兵“开发”西南，对山区“土著”进行大规模征剿，才逐步被动强化了自己的“本土意识”。

不过自那以后，为了求得族群的延续生存，贵州的苗族大多逃往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，或退到远离平地坝子的高坡山顶。不知情的人，乍看还以为喜住山头是苗族的本性，那知其中的底细和辛酸？

山间作业，一是田土分散，路途遥远，且支离破碎、大小不一，上山往米，劳力消耗很大；二是山高坡陡，无法灌溉，全靠老天降水，收成难以保证。生活的艰辛是显而易见的。

2

“月亮山”这一名称最早不知源于何时，也不知是不是苗语的叫法。我们这次去考察，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确切的回答。只有榕江县文联的老朱说大家都习惯了这么叫，起初大概是因位于计划乡境内的主峰“月亮坪”而得名。月亮峰海拔1490米，与月亮山相对，还有“太阳山”。前者高，为公；后者低，为母。

不过按先后进山考察的干部和专家的解释，月亮山是对范围上千平方公里一个较大区域的泛称，常以“月亮山脉”之名而与“都柳江水系”并举。当然，月亮山脉也好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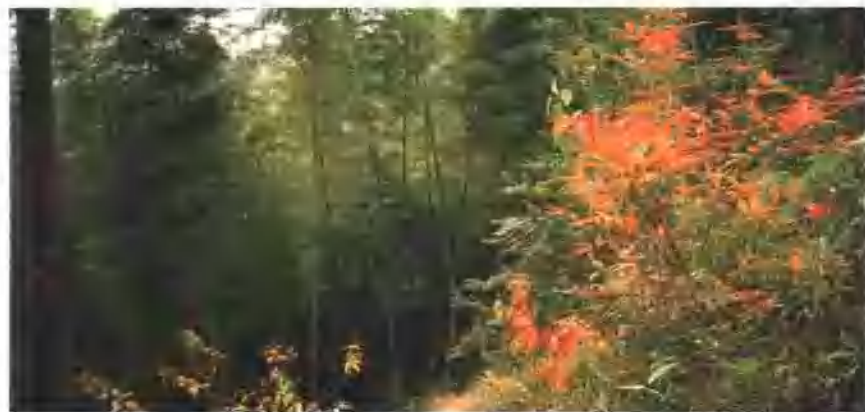
都柳江水系也罢，都是汉语方式的命名，从字面上已看不出多少当地居民们的原创意味了。不像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的名称，一眼就可看出其突出的地域风格与民族色彩。

山脉和水系都是较为宏观的说法，代表着范围广泛的地理视野以及疆域统一的人文空间。在当地，受制于山地局限的百姓们生活半径都比较窄小，一生一世能去到方圆上百里之外的地方，就已算得上见多识广了；对他们来说，完整意义上的江、河、山脉，乃至大于宗族与村落的行政单位诸如乡、县、省、国

等，都只能是当代学者所说的那种“抽象的空间”和“想象性存在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地图上所标出的月亮山区域，当地的老百姓或许一知半解，或许闻所未闻。他们大多使用的词语及认同的范围是“坡”。在月亮山的八开范围内，海拔1000米以上的坡就有10多个，名称也多为苗语音译，如下努坡，姑盖坡，姑掉坡，岜婁坡，岜开坡，加开坡和松故邦坡等等。

苗族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，本世纪以后才逐步出现了罗马拼音文，但使用不太广泛。在以罗马拼音标记的词汇中，“坡”叫做Bal；山，山



月亮山自古人迹罕至，生态保持尚好。

岭，深山则分别称为 Vangx、Vud、LulBil 等。若是记为汉字的话，由于选择不同，往往会使人望文生义。比如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地计划乡（曾写作“计化”），其苗语原意直译是“老人生婴儿的地方”，写作“计划”后，原意脱落不说，还会让人误解，以为与计划经济的“计划”两字有关。

计划乡境内的大坡无数，最高者有二：一是南面的打扑坡，海拔 930 米；另一就是 1490 米的最高峰——月亮峰。

虽说与贵州其他地区相比，这里的海拔算不上高。但由于几乎每一座坡的相对高度差不多都在一两百米上下，对于没有公路不见汽车的山民来说，尽管习以为常，每日在山里林间徒步行走还是十分费力的事。

从另一方面说，这也使当地山民的体能得到了锻炼。一路上，县文联的老朱向我们介绍说月亮山是座长寿山，90 岁以上的老人并不稀奇，100 多岁的也有好些个。很多妇女 50 岁过了，还能生育。1996 年刚满 114 岁的寿星梁老奶当年生她最小的（第 15 个）儿子时，已有 66 岁

了，这种让山外人难以置信的事，除了空气清新、饮食没有污染等外，山里艰难环境中的每日劳作，可能也是其长寿的原因之一吧。可见，自然环境的优劣永远都是相对的，好坏还会相互转化。同我们一起进山的计划乡武装部长小麻就有一身武艺，走起上坡来，健步如飞，识别各种奇花异草，捕捉林间野兽样样都行，还会模仿几十种鸟叫，经我们的再请求，他终于学叫了几种，令人羡慕不已。

小麻是红苗，据说是从湖南迁来的另一支系，人数不多，与当地占绝大多数的黑苗相比，显得有点儿孤单。也有人说他们这支系其实不是苗族，而是土家族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与黑苗的确不同：他们不过牯脏节。



3

牯脏节的说法很多。牯脏是指水牯牛的内脏。牯脏节一词的字面意义便相当于“吃牯脏的节”，因此民间又有“吃牯脏”一说。牯脏节期间，路上遇见四方来的客人，问及意图，大部分回答来“吃牯脏”。

从功能和形式上看，牯脏节应当说就是“杀牛祭祖”：以血缘性的家、家支、家族或地缘性的村寨为单位宰杀牯牛，祭祀祖先。在月亮山苗族地区，这种宰杀的方式不用刀不用标，而是用斧，因此当地土话称“敲牛”（“敲”字在方言中读作“kao”）。

4 “吃牯脏”“牯脏节”和“敲

牛”这些说法之外，近年一些学者还为之取过“鼓藏（音zang）节”“吃鼓藏”“祭鼓节”“鼓社节”这类文雅的名称。理由是说苗族以鼓为社，一个鼓社代表一个血缘单位；而牛皮大鼓象征祖宗的灵魂所在，祭鼓追念祖宗，又称“鼓社节”或“祭鼓节”，是苗族祭祀祖先的最大活动。

有关牯脏节的文字记载，较早的要数清代的史料。乾隆年间任贵州巡抚的爱必达在一本叫做《黔南识略》的书中写道：“（黔东南一带）洞苗向化已久，男子耕凿诵读，与汉民无异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通婚。花衣苗、白衣苗、黑脚水西苗近亦多剃发，读书应试。惟妇女服饰仍习旧俗。崇苳蓄发者居多，衣尚黑，短不及膝。十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，谓之‘吃牯脏’。”

总起来说，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相同特点，即都是对苗族祭祖活动的汉边“他称”，与苗族百姓的苗语“自称”总有一定的区别。月亮山计划乡一带的苗语称“吃牯脏”（“牯脏节”）叫“努略”（Nex Niul），别的地方又称“努姜略”（Nex Jiangl Niul）或“努略好奴”（Nex Niul

Haok Nes)。三考的意思用汉语直译，分别相当于“祭鼓”“祭木鼓”和“祭鼓牯牛”。

关于牯脏节的意义和来源，说法也不少。一种是“外来娱乐说”，即相传三国时候，诸葛亮征西南，为了“削弱和磨灭苗族人民的造反精神”，便教会他们吹芦笙、吃牯脏这样的“群众娱乐活动”。一种可称为“本族祭祖说”，其中有的认为这种击鼓祭祖的活动是为了祭奠苗族的始祖“蝴蝶妈妈”；有的则认为其作用在于祭祀祖先，以求“减免灾祸，赐福儿孙”，认为“最初吃牯脏是闹着好玩的。由于参加吃牯脏的老人们死了以后，他们的灵魂仍然惦记着吃牯脏时的欢乐情景，如果不吃牯脏来祭祀他们，那么人们就会遭受灾难、不得安宁。故规定一个对牛，即十三年吃一次牯脏”。

这次我们专程到月亮山考察牯脏节，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的杨馆长（苗族，50多岁）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的情况，同时也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解释和补充。他说：“‘吃牯脏’正常的十二年一次，按十二生肖：猪、狗……为序，到了第十三年就停，是苗族最大的祭祖活动。过去

外人讲苗族丢坟，忘了祖宗。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每个民族有他祭祖的方式，只是方式不同。我们苗族没有上坟的习惯，上坟的已是汉化了，苗族怀念前辈人是很强烈的。说苗族忘了祖宗，这是一种不了解。”

另一位在黔东南州府遇见的苗族小伙子还与过一篇专门的文章，对去年（1995年）元月去月亮山高排寨参加的牯脏节活动作了介绍。提到当地有三种牯脏节的说法，其中两种分别称牯脏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叫“稿”的小伙子（零耶鼓，Niel Yongl Yeil）和一位叫“本根”的姑娘（本根鼓，Niel Benb Genb），但当地搞的仍是“本族祭祖型”，即 Nex Niel（吃鼓）。该文写道：“因为想念祖先了，当我们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的时候，想到祖先开疆辟土的艰难和流离迁徙的辛苦，因此杀牛祭祀祖先。”“‘吃鼓’按家规十二年过一次”，并且“有‘吃水牛鼓’‘吃黄牛鼓’‘吃猪鼓’‘吃竹骠鼓’‘吃耗子鼓’‘吃蛇蟠鼓’等种类”。具体的选择“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好坏而定的”。

凡此种种，构成了有关黔东南月亮山地区苗族牯脏节的不同说法。



4

月亮山是山区。黔东南是山区。再广一些来看，黔、湘、滇、桂，也都是山区。

如今的苗族大多住在山区，形成了山区居住的特点。体现在建筑与村落格局上，呈现出山寨，吊脚楼既散中有聚（大分散，小聚居），

又错落有致，紧密无间的独特景观。

黔东南一带自古盛产木材，山寨的民居如今仍以木结构房屋为主。我们从榕江县城一路往月亮山行进，随着道路难度的增加和离县城渐远，沿途的景观逐渐古朴和接近自然。由于公路只通到过去的区政府所在地八开，这里就明显地成为两种建筑文化的分界线。都柳江的支流从八开经过，为了加强两岸的联系，政府出资修建了一座横跨江面的水泥大桥。镇上，沿街的房屋差不多半数以上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楼房。许多房顶还架着电视天线。街上行走着自行车、摩托车，拖拉机，马车、吉普和中巴，还有公共广播、路灯，广告和集市交易。景观就跟内地任何一个小镇差不多。

山寨就不同了。这里见不到水泥楼房，连砖房也十分少见。从八



月亮山山寨远景



依山傍水的大小木楼，坡顶上前有红旗者是加两小学。

开出发进入计划乡境内后，我们见到的都是木房。由于地势高低不平，房屋又大都依坡而建，为了保持水平并利用底层空间，这些木房绝大多数都修成了干栏式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吊脚楼。楼上住人，楼底饲养牲畜。楼上与地面隔开，可以防潮、防水、防野兽。

吊脚楼依山修建。居而为家，聚而为寨。户户相连，寨寨相分。远远望去，景象十分壮观。

黔东南的苗族以山寨聚居，小寨几户，中寨数十，大寨数百，最大的是雷山县的西江，户数上千，号称“千家苗寨”。月亮山地形险要，

坝子很少，人均耕地较其他地方更为不足，且土地贫瘠，同等半径内能够养活的人口也相对少，因此整个山区里的寨子，大都以中小型为主，户数超过百家的就称得上大寨了。

这天，我们中午从八开镇出发，一路上经过的寨子有摆列、摆辽、加溪和增猛，天黑时才赶到加两。相比起来，摆列、摆辽、加溪和增猛都不大，差不多都是十几或几十户人家。最大的是加两，其分上下两寨，共有九十户人家。几年前，加两成了计划乡的乡政府所在地，也就成为月亮山境内的一个乡



计划乡加两寨寨口悬在半空的吊脚楼

级行政中心。只不过乡政府的驻地没有建在寨子里，而是修在寨子下面紧挨着小河边的一块平地上。

由于乡政府迁入的时间不长，并且与本地的民居又是毗邻相望，互不干扰，加两寨目前尚能做到两种模式、两种风格并行不悖，有时还能各显特色，互助互补。住在加

两考察站驻节的时间里，我们既在坡顶的寨子里走访和考察山民们的日常生活与节日祭祀，也到坡下的乡政府办公楼参加过乡里召开的计划乡经济发展座谈会。当然，在特定的考察需求中，两相比较，后者成了一种背景和补充。

山区的寨子，跟平原的村庄不



山间学校



加两寨远景。下面近景是多政府太木楼。

同。大都没有规整的道路，也没有统一封闭的围墙。人畜饮水主要靠山泉水井（缺水的地方则只能到很远的河里去挑水），没有精心规划

的排水道。每逢雨天，寨上的小路泥泞不堪，十分难走。记得1996年夏天，台湾的史学家张朋园先生和我们一块走访西江，进入那远近闻



名的“千冢苗寨”后，尽管其景色独特、气象壮观，由于道路坑坑洼洼，泥泞难走，张先生感慨地说：要是有人把山寨的道路和排水系统改造一下就好了。那样的话，山寨的人文景致肯定会增色不少。

这次在加两考察，我不禁对此深有同感。冬季的日子，晴雨不定，时常是刚见到一会儿阳光，忽然间就下起了雨。弄得你刚刚还自夸能在坑坑洼洼的寨子里自如来往，很快又像幼童似的寸步难行，寨上被雨水淋湿的小路实在太难走了。每逢这样的时刻，你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山民们的灵活矫健。古话说得好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苗族的生存环境磨练了苗族人民的生存本领。

5

交通的闭塞和生计的不易，促成了月亮山地区民族传统的世代流传。其中，耕织文化可说是突出代表。苗族人民住在山区，很少同外界往来，靠的就是一整套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。他（她）们开荒、耕地、种田、狩猎、伐木、造屋，同时也栽棉、纺纱、织布、做衣……凭借自己的双手，加上男女的分工，既担当着生存的艰难，又享受着一份生活的乐趣。而这种处在山间、面对自然的生活样式，正是山民们的文化传统赖以依存物质根基。

月亮山的苗族妇女擅于针线。



吊脚楼上的小块平台。是妇女们充分利用的露天“作坊”。



田间地头也是做针线的场地。这是山间苗族妇女们一生不停的活路。

纺纱织布，挑花刺绣是山里每一个女性一生中从不间断的日常活路。时至今日，当地妇女仍保留着从植

棉，纺纱到织布，洗染，做衣的全部技能，包揽了全家老小的穿着打扮，使得这里成为如今已不多见的



在自家门前，晒着冬日温暖的阳光，织布的心情就更为宁静和专注。



简单朴素的织布机承担着并不简单的社会分工与生活功能。它们跟锄、犁、刀、枪一样，是苗民家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。

男女均未改装的苗族地区之一。

月亮山的苗装在染色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制作男子外衣的布料都用一种叫“靛青”的植物染料做过特殊加工，使之增加了一层发亮的黑色，其功能是既耐脏又能防山区经常遇到的毛毛细雨。大概正是这些黑衣，这一带的苗民自古便留下了“黑苗”之称。

月亮山的男子不动针线，苗族男人们差不多都有祖辈相传的猎枪与刀。山里植物种类繁多，动物和鸟类的品种也不少，狩猎既是他们